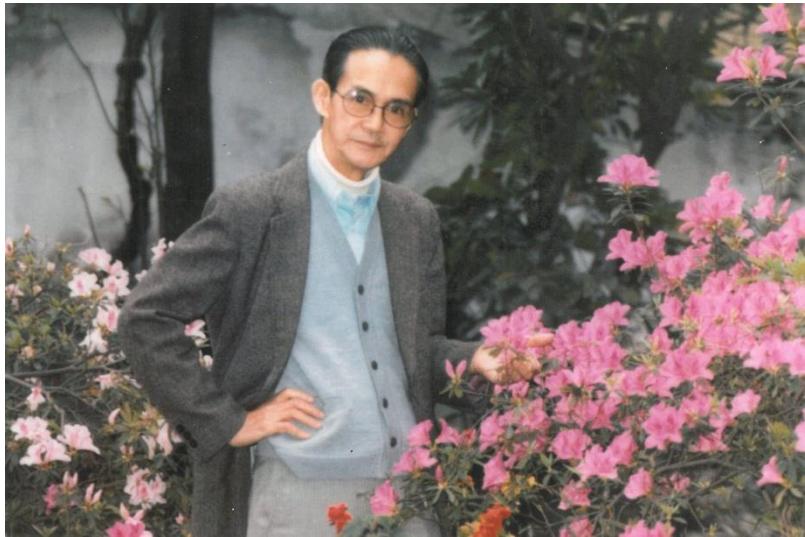


香港兒童文藝宗師 羅冠樵先生
1918-2012



羅冠樵主編



羅冠樵主編
70年代初於四美街編輯部留影



1978年9月於大會堂:《兒童樂園》銀禧讀者圖畫比賽:得獎作品展覽
左起:2.李子倫 3.潘麗珊 4.張浚華 5.羅冠樵 6.李成法 7.鍾德華



2008年於香港文化博物館舉行羅冠樵畫展
羅冠樵頒紀念畫冊給主禮嘉賓張浚華



70年代初到海洋公園旅行

左起：羅冠樵，李成法，潘麗珊，張浚華，李子倫



80年代初到海洋公園旅行



2010年

羅冠樵，張浚華，楊望江（第一任社長）



2008/2/21

羅冠樵老師

懷想羅冠樵

撰文：杜杜

十一月八日的紐約清晨，大雪初霽，《明周》的黃麗玲來電告知《兒童樂園》的羅冠樵去世了。我一點感傷也沒有，連黃麗玲要我寫點什麼懷想羅翁，我竟也衝口而出：「不知道該說什麼。」太突然了。前幾天張凌華（曾任《兒童樂園》社長）還因桑迪颶風來電問候，我問及羅翁，她說羅翁還好。我想香港總有好些和我一般的花甲老童，曾經看《兒童樂園》長大的。於我，《兒童樂園》就是羅翁，裏面有他那中國田園風味的封面畫，種桑採麻的歌謡插畫、古意盎然的歷史故事、家常溫暖的小圓圓。我們對羅翁的喜愛和感情是非比尋常，羅翁的逝去亦象徵了一個時代的結束。但我還是沒有感覺。人生裏遇上了真的大事，沒有任何的情感沉澱，有的是繁華皆盡的感悟，放眼窗外，只見一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羅翁生於一九一八年，卒於二〇一二，享年九十四歲。



○八年，羅冠樵出席在沙田文化博物館舉行的《兒童樂園》——羅冠樵的藝術世界開幕禮，當時他的精神還很不错。



►他從來不在名利上頭經營。論才華才情，羅翁！宅並列而毫無愧色，然而他在中國的名氣還遠遠不及一個豐子愷。

其實羅冠樵一直只是《兒童樂園》的主編。至於《兒童樂園》的社長，則數易其人，最初的是楊望江，後來是戚鈞傑，然後是張凌華。我和張凌華相交較厚，見羅翁靠的便是她，那是九七七年的事。張凌華帶我見羅翁時只一句話：「長話短說！」那時的羅翁還未到六十，小小的個子，臉容清瘦，笑起來喜意盈盈的，毫無遺，完全像孩子。只是我遇上了真的心上人，連一句好話也不會說，嘴頭便問他是怎麼開始作畫的。他也就如實回答。他說很小的年紀便愛畫畫。大概三歲的時候開始，見了有趣的人和物，就會不自覺地用手指在空中臨摹起來。當時鄉下的父

麼的一個地步，有一種嫋嫋動人的驕傲。這驕傲其實就是謙遜。

性格決定命運

忽然想到際遇這般俗世的題目。論才華才情，羅翁可以和同類型的程十髮、劉旦宅並列而毫無愧色。然而他在中國的名氣還遠不及一個豐子愷。我想其間的一個原因是，他一直只在香港工作，也從來不在名利上頭經營。這當然也可以說是性格決定命運。但他替《兒童樂園》的豐盛畫作，和他後來的國畫，還有特發掘、探討、研究和評定。於我而言，單是他的一幅《星夜荷池》便美麗如同仙境，可以叫人看了忘憂。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教我着迷的也只不過是羅翁條流瀉的一片荷葉，又或者是嫩黃小鴨子在水上的一個姿態。

九十年代遇見張凌華，問起羅翁，說他正在遊黃山呢。我聽見了心中很是高興，自己也不知道是為什麼，要到了二〇一〇年的暑假，我回到香港，才在張凌華的陪同下前往紅鸞的一個老人中心再和他見面。他的思路已經不太分明，並不知道我是誰。我和他問好，又胡亂拍了一張合照。一切都無情無緒；忽地一股氣從心頭升起，我知道這是最後的一面了，然而我的悲傷並沒有顯現。

黃麗玲來電的那天下午，大雪之後忽然出來了陽光，窗外的枯樹上棲着一頭胖鳥。陽光灑滿一地，風在呼呼吹着。羅翁真的走了。

570



黃麗玲來電的那天下午，大雪之後忽然出來了陽光，窗外的枯樹上棲着一頭胖鳥。陽光灑滿一地，風在呼呼吹着。羅翁真的走了。



黃麗玲來電的那天下午，大雪之後忽然出來了陽光，窗外的枯樹上棲着一頭胖鳥。陽光灑滿一地，風在呼呼吹着。羅翁真的走了。



黃麗玲來電的那天下午，大雪之後忽然出來了陽光，窗外的枯樹上棲着一頭胖鳥。陽光灑滿一地，風在呼呼吹着。羅翁真的走了。



黃麗玲來電的那天下午，大雪之後忽然出來了陽光，窗外的枯樹上棲着一頭胖鳥。陽光灑滿一地，風在呼呼吹着。羅翁真的走了。



黃麗玲來電的那天下午，大雪之後忽然出來了陽光，窗外的枯樹上棲着一頭胖鳥。陽光灑滿一地，風在呼呼吹着。羅翁真的走了。



黃麗玲來電的那天下午，大雪之後忽然出來了陽光，窗外的枯樹上棲着一頭胖鳥。陽光灑滿一地，風在呼呼吹着。羅翁真的走了。



黃麗玲來電的那天下午，大雪之後忽然出來了陽光，窗外的枯樹上棲着一頭胖鳥。陽光灑滿一地，風在呼呼吹着。羅翁真的走了。



黃麗玲來電的那天下午，大雪之後忽然出來了陽光，窗外的枯樹上棲着一頭胖鳥。陽光灑滿一地，風在呼呼吹着。羅翁真的走了。



黃麗玲來電的那天下午，大雪之後忽然出來了陽光，窗外的枯樹上棲着一頭胖鳥。陽光灑滿一地，風在呼呼吹着。羅翁真的走了。



黃麗玲來電的那天下午，大雪之後忽然出來了陽光，窗外的枯樹上棲着一頭胖鳥。陽光灑滿一地，風在呼呼吹着。羅翁真的走了。



黃麗玲來電的那天下午，大雪之後忽然出來了陽光，窗外的枯樹上棲着一頭胖鳥。陽光灑滿一地，風在呼呼吹着。羅翁真的走了。



黃麗玲來電的那天下午，大雪之後忽然出來了陽光，窗外的枯樹上棲着一頭胖鳥。陽光灑滿一地，風在呼呼吹着。羅翁真的走了。



黃麗玲來電的那天下午，大雪之後忽然出來了陽光，窗外的枯樹上棲着一頭胖鳥。陽光灑滿一地，風在呼呼吹着。羅翁真的走了。



黃麗玲來電的那天下午，大雪之後忽然出來了陽光，窗外的枯樹上棲着一頭胖鳥。陽光灑滿一地，風在呼呼吹着。羅翁真的走了。



黃麗玲來電的那天下午，大雪之後忽然出來了陽光，窗外的枯樹上棲着一頭胖鳥。陽光灑滿一地，風在呼呼吹着。羅翁真的走了。



黃麗玲來電的那天下午，大雪之後忽然出來了陽光，窗外的枯樹上棲着一頭胖鳥。陽光灑滿一地，風在呼呼吹着。羅翁真的走了。



黃麗玲來電的那天下午，大雪之後忽然出來了陽光，窗外的枯樹上棲着一頭胖鳥。陽光灑滿一地，風在呼呼吹着。羅翁真的走了。



黃麗玲來電的那天下午，大雪之後忽然出來了陽光，窗外的枯樹上棲着一頭胖鳥。陽光灑滿一地，風在呼呼吹着。羅翁真的走了。



黃麗玲來電的那天下午，大雪之後忽然出來了陽光，窗外的枯樹上棲着一頭胖鳥。陽光灑滿一地，風在呼呼吹着。羅翁真的走了。



黃麗玲來電的那天下午，大雪之後忽然出來了陽光，窗外的枯樹上棲着一頭胖鳥。陽光灑滿一地，風在呼呼吹着。羅翁真的走了。



黃麗玲來電的那天下午，大雪之後忽然出來了陽光，窗外的枯樹上棲着一頭胖鳥。陽光灑滿一地，風在呼呼吹着。羅翁真的走了。



黃麗玲來電的那天下午，大雪之後忽然出來了陽光，窗外的枯樹上棲着一頭胖鳥。陽光灑滿一地，風在呼呼吹着。羅翁真的走了。



黃麗玲來電的那天下午，大雪之後忽然出來了陽光，窗外的枯樹上棲着一頭胖鳥。陽光灑滿一地，風在呼呼吹着。羅翁真的走了。



黃麗玲來電的那天下午，大雪之後忽然出來了陽光，窗外的枯樹上棲着一頭胖鳥。陽光灑滿一地，風在呼呼吹着。羅翁真的走了。



黃麗玲來電的那天下午，大雪之後忽然出來了陽光，窗外的枯樹上棲着一頭胖鳥。陽光灑滿一地，風在呼呼吹着。羅翁真的走了。



黃麗玲來電的那天下午，大雪之後忽然出來了陽光，窗外的枯樹上棲着一頭胖鳥。陽光灑滿一地，風在呼呼吹着。羅翁真的走了。



黃麗玲來電的那天下午，大雪之後忽然出來了陽光，窗外的枯樹上棲着一頭胖鳥。陽光灑滿一地，風在呼呼吹着。羅翁真的走了。



黃麗玲來電的那天下午，大雪之後忽然出來了陽光，窗外的枯樹上棲着一頭胖鳥。陽光灑滿一地，風在呼呼吹着。羅翁真的走了。



黃麗玲來電的那天下午，大雪之後忽然出來了陽光，窗外的枯樹上棲着一頭胖鳥。陽光灑滿一地，風在呼呼吹着。羅翁真的走了。



黃麗玲來電的那天下午，大雪之後忽然出來了陽光，窗外的枯樹上棲着一頭胖鳥。陽光灑滿一地，風在呼呼吹着。羅翁真的走了。



黃麗玲來電的那天下午，大雪之後忽然出來了陽光，窗外的枯樹上棲着一頭胖鳥。陽光灑滿一地，風在呼呼吹着。羅翁真的走了。



黃麗玲來電的那天下午，大雪之後忽然出來了陽光，窗外的枯樹上棲着一頭胖鳥。陽光灑滿一地，風在呼呼吹着。羅翁真的走了。



黃麗玲來電的那天下午，大雪之後忽然出來了陽光，窗外的枯樹上棲着一頭胖鳥。陽光灑滿一地，風在呼呼吹着。羅翁真的走了。



黃麗玲來電的那天下午，大雪之後忽然出來了陽光，窗外的枯樹上棲着一頭胖鳥。陽光灑滿一地，風在呼呼吹着。羅翁真的走了。



黃麗玲來電的那天下午，大雪之後忽然出來了陽光，窗外的枯樹上棲着一頭胖鳥。陽光灑滿一地，風在呼呼吹着。羅翁真的走了。



黃麗玲來電的那天下午，大雪之後忽然出來了陽光，窗外的枯樹上棲着一頭胖鳥。陽光灑滿一地，風在呼呼吹着。羅翁真的走了。



黃麗玲來電的那天下午，大雪之後忽然出來了陽光，窗外的枯樹上棲着一頭胖鳥。陽光灑滿一地，風在呼呼吹着。羅翁真的走了。



黃麗玲來電的那天下午，大雪之後忽然出來了陽光，窗外的枯樹上棲着一頭胖鳥。陽光灑滿一地，風在呼呼吹着。羅翁真的走了。



黃麗玲來電的那天下午，大雪之後忽然出來了陽光，窗外的枯樹上棲着一頭胖鳥。陽光灑滿一地，風在呼呼吹着。羅翁真的走了。



黃麗玲來電的那天下午，大雪之後忽然出來了陽光，窗外的枯樹上棲着一頭胖鳥。陽光灑滿一地，風在呼呼吹着。羅翁真的走了。



黃麗玲來電的那天下午，大雪之後忽然出來了陽光，窗外的枯樹上棲着一頭胖鳥。陽光灑滿一地，風在呼呼吹着。羅翁真的走了。



黃麗玲來電的那天下午，大雪之後忽然出來了陽光，窗外的枯樹上棲着一頭胖鳥。陽光灑滿一地，風在呼呼吹着。羅翁真的走了。



黃麗玲來電的那天下午，大雪之後忽然出來了陽光，窗外的枯樹上棲着一頭胖鳥。陽光灑滿一地，風在呼呼吹着。羅翁真的走了。



黃麗玲來電的那天下午，大雪之後忽然出來了陽光，窗外的枯樹上棲着一頭胖鳥。陽光灑滿一地，風在呼呼吹着。羅翁真的走了。



黃麗玲來電的那天下午，大雪之後忽然出來了陽光，窗外的枯樹上棲着一頭胖鳥。陽光灑滿一地，風在呼呼吹着。羅翁真的走了。



黃麗玲來電的那天下午，大雪之後忽然出來了陽光，窗外的枯樹上棲着一頭胖鳥。陽光灑滿一地，風在呼呼吹着。羅翁真的走了。



黃麗玲來電的那天下午，大雪之後忽然出來了陽光，窗外的枯樹上棲着一頭胖鳥。陽光灑滿一地，風在呼呼吹着。羅翁真的走了。



黃麗玲來電的那天下午，大雪之後忽然出來了陽光，窗外的枯樹上棲着一頭胖鳥。陽光灑滿一地，風在呼呼吹着。羅翁真的走了。



黃麗玲來電的那天下午，大雪之後忽然出來了陽光，窗外的枯樹上棲着一頭胖鳥。陽光灑滿一地，風在呼呼吹着。羅翁真的走了。



黃麗玲來電的那天下午，大雪之後忽然出來了陽光，窗外的枯樹上棲着一頭胖鳥。陽光灑滿一地，風在呼呼吹着。羅翁真的走了。



黃麗玲來電的那天下午，大雪之後忽然出來了陽光，窗外的枯樹上棲着一頭胖鳥。陽光灑滿一地，風在呼呼吹着。羅翁真的走了。



黃麗玲來電的那天下午，大雪之後忽然出來了陽光，窗外的枯樹上棲着一頭胖鳥。陽光灑滿一地，風在呼呼吹着。羅翁真的走了。



黃麗玲來電的那天下午，大雪之後忽然出來了陽光，窗外的枯樹上棲着一頭胖鳥。陽光灑滿一地，風在呼呼吹着。羅翁真的走了。



黃麗玲來電的那天下午，大雪之後忽然出來了陽光，窗外的枯樹上棲着一頭胖鳥。陽光灑滿一地，風在呼呼吹着。羅翁真的走了。



黃麗玲來電的那天下午，大雪之後忽然出來了陽光，窗外的枯樹上棲着一頭胖鳥。陽光灑滿一地，風在呼呼吹着。羅翁真的走了。



黃麗玲來電的那天下午，大雪之後忽然出來了陽光，窗外的枯樹上棲着一頭胖鳥。陽光灑滿一地，風在呼呼吹着。羅翁真的走了。



黃麗玲來電的那天下午，大雪之後忽然出來了陽光，窗外的枯樹上棲着一頭胖鳥。陽光灑滿一地，風在呼呼吹着。羅翁真的走了。



黃麗玲來電的那天下午，大雪之後忽然出來了陽光，窗外的枯樹上棲着一頭胖鳥。陽光灑滿一地，風在呼呼吹着。羅翁真的走了。



黃麗玲來電的那天下午，大雪之後忽然出來了陽光，窗外的枯樹上棲着一頭胖鳥。陽光灑滿一地，風在呼呼吹着。羅翁真的走了。



黃麗玲來電的那天下午，大雪之後忽然出來了陽光，窗外的枯樹上棲着一頭胖鳥。陽光灑滿一地，風在呼呼吹着。羅翁真的走了。



黃麗玲來電的那天下午，大雪之後忽然出來了陽光，窗外的枯樹上棲着一頭胖鳥。陽光灑滿一地，風在呼呼吹着。羅翁真的走了。



黃麗玲來電的那天下午，大雪之後忽然出來了陽光，窗外的枯樹上棲着一頭胖鳥。陽光灑滿一地，風在呼呼吹着。羅翁真的走了。



黃麗玲來電的那天下午，大雪之後忽然出來了陽光，窗外的枯樹上棲着一頭胖鳥。陽光灑滿一地，風在呼呼吹着。羅翁真的走了。



黃麗玲來電的那天下午，大雪之後忽然出來了陽光，窗外的枯樹上棲着一頭胖鳥。陽光灑滿一地，風在呼呼吹着。羅翁真的走了。



黃麗玲來電的那天下午，大雪之後忽然出來了陽光，窗外的枯樹上棲着一頭胖鳥。陽光灑滿一地，風在呼呼吹着。羅翁真的走了。



黃麗玲來電的那天下午，大雪之後忽然出來了陽光，窗外的枯樹上棲着一頭胖鳥。陽光灑滿一地，風在呼呼吹着。羅翁真的走了。



黃麗玲來電的那天下午，大雪之後忽然出來了陽光，窗外的枯樹上棲着一頭胖鳥。陽光灑滿一地，風在呼呼吹着。羅翁真的走了。



黃麗玲來電的那天下午，大雪之後忽然出來了陽光，窗外的枯樹上棲着一頭胖鳥。陽光灑滿一地，風在呼呼吹着。羅翁真的走了。



黃麗玲來電的那天下午，大雪之後忽然出來了陽光，窗外的枯樹上棲着一頭胖鳥。陽光灑滿一地，風在呼呼吹着。羅翁真的走了。

一生畫出不少膾炙人口作品 《兒童樂園》創辦人逝世

【本報訊】《兒童樂園》創辦人、香港兒童文藝宗師羅冠樵老師前日下午5時許於安老院安詳離世，享年94歲。將於12月1日在世界殯儀館設靈，翌日舉殯。他的學生黎玉琼表示，羅老師沒甚麼特別病痛，相信是因年事已高。

她以「圓滿」形容老師一生，因為他最大心願是擁有一本傳世書冊，而《赤子豪情·羅冠樵的人物畫》一書已於去年出版；而08年香港文化博物館亦曾為他舉行個人展覽。

羅冠樵1953年創辦《兒童樂園》，創作不少膾炙人口的作品，包括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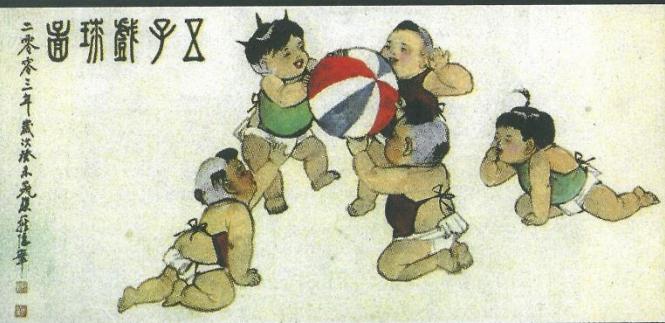
有傳統國畫韻味的《中國神話》、益智有趣的《小圓圓》、反斗調皮的《西遊記故事新編》等等，95年才停刊。據前《兒童樂園》社長張浚華透露，羅冠樵沒有宗教信仰，但有一句佛經甚合他心意：「願我臨終無障礙，阿彌陀佛遠相迎」。《小圓圓》和《西遊記故事新編》近年復刻出版，讓讀者重溫經典，也可說圓了羅老師的心願。

晚年生活安好

羅老師近年入住安老院舍，子媳和學生經常探望。香港作家聯會副會長周蜜寶表示，老師近年不時出席周

年活動，臉色很好，常帶笑容，只是不太認得人，但提及畫作的事情時亦很精靈。跟隨他學畫多年的学生黎玉琼表示，羅老師晚年生活很好，雖然很多事已記不起，但對前廣州市立美術院的老同學和畫友則記得很清楚。

羅老師早年的訪問提及他的童年軼事。小學時，教授國文的校長講述岳飛大敗金兵，他便將故事畫在簿上，鄰座同學問他要來看，隨即向校長舉報。下課後，羅老師懷着忐忑心情到校務處，誰知校長不但沒有責罰，反而讚他畫得不差，將來會成為畫家，只是不要上課時畫，還送了他一疊紙。



■羅冠樵喜歡以孩童作為畫作主題，如《五子戲球圖》(上圖)及《百子獻壽》(右圖)。《赤子豪情·羅冠樵的人物畫》圖片



■羅冠樵(右)與妻子范蓮芳及三名兒子。



羅冠樵生平

1918年	出生
1938年	畢業於廣州市立美術專科學校，主修西洋畫
1947年	移居香港
1953年	創辦《兒童樂園》半月刊，主編30餘年，1994年年底停刊
1999年	獲藝術發展局頒發視藝終身成就獎
2008年	文代博物館舉辦「兒童樂園——羅冠樵的藝術世界」展覽
2012年11月7日	於安老院離世，享年94歲

資料來源：《蘋果》資料室

畫家羅冠樵安詳離世



羅冠樵於二〇〇八年在文化博物館舉行個展
本報資料圖片

【本報訊】香港兒童文藝宗師羅冠樵老師於前日(十一月七日)離世，享年九十四歲。羅冠樵於上世紀五十年代創辦《兒童樂園》，創作出不少膾炙人口的作品，包括富有傳統國畫韻味的《中國神話》、益智有趣的《小圓圓》、反斗調皮的《西遊記故事新編》等等。

羅冠樵前日下午5時許於安老院安詳離世。據前《兒童樂園》社長張浚華透露，羅冠樵沒有宗教信仰，但有一句佛經甚合他心意：「願我臨終無障礙，阿彌陀佛遠相迎」。羅冠樵一生服務文化界，貢獻良多，同時致力培育後輩、桃李滿門。多年來仍有不少人緬懷《兒童樂園》。其作品《小圓圓》和《西遊記故事新編》近年復刻出版，讓讀者重溫經典，也可說圓了羅老師的心願。

羅冠樵將於十二月一日在世界殯儀館設靈，翌日舉殯。

羅冠樵一九一八年出生於廣東順德，一九三八年畢業於廣州市立美術館專科學校，主修西洋畫，兼讀設計。他於一九四七年移居香港，任職廣告公司美術室主任畫師，一九五三年創辦《兒童樂園》並同時肩負主編及畫家。他在《兒童樂園》發表的優秀作品無數，感動了一代又一代的兒童和少年讀者。

他的漫畫作品則風格清新，取材多源自日常生活，在簡單有趣的小故事帶出寓意，希望以童心和藝術改變社會，充分體現香港兒童文藝宗師的風範。羅冠樵畢生貢獻藝術創作，作品無數，其晚年作品《四季佳節百子圖》更為香港藝術館收藏品。他退休後，仍將精神及時間放在藝術教育上，不斷向學生傳授繪畫藝術。

一九九九年香港藝術發展局向羅冠樵頒發「視覺藝術終身成就獎」，二〇〇八年香港文化博物館舉辦「兒童樂園——羅冠樵的藝術世界」展覽。

《兒童樂園》創辦人羅冠樵逝世

50年代膾炙人口 伴港人成長



■羅冠樵創辦的《兒童樂園》陪伴不少港人成長。



■羅冠樵創作的經典漫畫人物「小圓圓」。

■《兒童樂園》創辦人羅冠樵前日去世。(香港中華文化總會網頁圖片)

香港兒童文藝宗師羅冠樵老師前日(11月7日)與世長辭，享年94歲，將於12月1日在世界殯儀館設靈，翌日舉殯。羅冠樵在1950年代創辦暢銷的兒童讀物《兒童樂園》，並且曾經創作過不少膾炙人口的作品，包括富有傳統國畫韻味的《中國神話》、益智有趣的《小圓圓》、反斗調皮的《西遊記故事新編》等等，這些作品都陪伴不同年代的香港人成長。

羅冠樵於前日下午5時許於安老院安詳離世，據前《兒童樂園》社長張浚華女士透露，羅冠樵沒有宗教信仰，但有一句佛經甚合他心意：「願我臨終無障礙，阿彌陀佛遠相迎！」羅老師一生服務文化界，貢獻良多，同時致力培育後輩、桃李滿門。多年來仍有不少人懷緬《兒童

樂園》。其作品《小圓圓》和《西遊記故事新編》近年復刻出版，讓讀者重溫經典，也可說圓了羅老師的心願。

一直致力提攜後輩

羅冠樵1918年出生於廣東順德，1938年畢業於廣州市立美術館專科學校，主修西洋畫，兼讀設計。他於1947年移居香港，任職廣告公司美術室主任畫師，1953年創辦《兒童樂園》並同時肩負主編及畫家。他在《兒童樂園》發表的優秀作品無數，感動了一代又一代的兒童和少年讀者。

他的漫畫作品則風格清新，取材多源自日常生活，在簡單有趣的小故事帶出寓意，希望以童心和藝術改變社會，充分體現香港兒童文藝宗師的風範。羅冠樵畢生貢獻藝術創作，作品無數，其晚年作品「四季佳節百子圖」更為香港藝術館收藏品。他退休後，仍將精神及時間放在藝術教育上，不斷向學生傳授繪畫

藝術。

經濟問題95年停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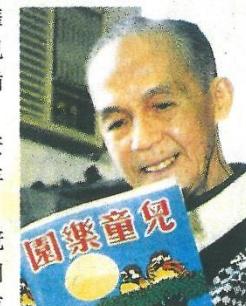
1999年香港藝術發展局向羅冠樵頒發「視覺藝術終身成就獎」，2008年香港文化博物館舉辦「兒童樂園——羅冠樵的藝術世界」展覽。

《兒童樂園》於1953年1月出版，是昔日的香港兒童半月刊，是香港第一份全彩色印刷的兒童畫報，也是迄今香港最長壽畫報。內容包括歷史故事、童話、兒歌、民謡、連環圖、謎語、遊戲、生活知識等。《兒童樂園》的插圖大部分來自主編羅冠樵的手筆，其後有李子倫、陳子泮等。

《兒童樂園》因經濟問題至1995年停刊。當時「叮噹」(現稱：多啦A夢)是由當年的《兒童樂園》編輯兼社長張浚華引進刊載，而由她所改的一眾角色名字，包括叮噹、大雄、靜宜、技安、牙擦仔等，也一直在香港深入民心。

《兒童樂園》創辦人逝世

上世紀50年代風靡一時嘅兒童讀物《兒童樂園》創辦人、插畫家羅冠樵(圖)，昨日下晝5點幾喺安老院安詳逝世，享年94歲。



畫家之一，漫畫作品風格清新，多以日常生活為主題，體現香港當時嘅文化同兒童喜好。佢主張用藝術教化社會，希望用童心改變社會，著名嘅漫畫專欄包括《小圓圓》及《西遊記故事新編》等。

除咗漫畫創作，羅冠樵一生致力推動國畫創作，佢嘅作品題材非常豐富，包括山水、人物、花鳥、動物及書法等，佢喺1999年獲藝術發展局頒發視覺藝術終身成就獎。

主張藝術教化社會

羅冠樵喺《兒童樂園》身兼主編及畫家，係香港早期嘅插

明報 2012.12.1

樂園中的羅冠樵先生

五六十年代，我早已過了讀《兒童樂園》的年齡。但羅冠樵先生筆下的小圓圓、孫悟空、兒童玩意麻鷺捉雞仔、跳飛機、跳繩、十二個月兒歌，那種充滿中國文化色彩的豐盛畫作，仍常在念中。

對許多「花甲老童」或趕得及在樂園休刊前讀過《兒童樂園》的讀者來說，羅冠樵先生曾為他們建造了一段難忘的童趣記憶。這種深藏讀者心中的愉悅，編寫者的羅先生、張浚華，恐怕一直沒察覺，要等到研究者的提起，沙田文化博物館的展覽，才發現那些老讀者的不減熱情。

著名老讀者如杜杜、亦舒，寫過不少沉醉於樂園的文章。自沙田展會後，又再挑起無數人的惦念。在報上在網上，他們真是對羅先生作品一往情深。禁不住抄下兩段。鄧達智看過展覽後寫下：「眼角竟

|一| 曆 |心 |思 | 小思 星期六日見報

然留下一串熱淚，我看到一個社會變遷的色彩，離別了單純農業社會的鄉愁。」一個外國歸來的人說：「小時候看《兒童樂園》，並不覺得那童書有多重要或有多大的魅力，一本一本看下來，在重複的低頭翻閱與抬頭嬉鬧之間，亦不知日子正靜靜滑走。」「一切都等待那回，相隔了近二十年的巧遇，才知道當年那印記有多重，情感有多深。」

羅先生不求名利，只悠然活在童真的樂園裏，多少年培育了一群享受童趣又得到快樂的人。如今高壽而離世，相信他仍會在另一樂園中，過着神仙生活。謹以此文送別。

（羅冠樵先生喪禮訂於12月2日正午12時假九龍世界殯儀館舉行公祭及辭靈。）

星島日報 SING TAO DAILY

Give Me Five

《兒童樂園》主編兼多產漫畫家羅冠樵先生日前逝世，享年94歲。寫這篇文章心情有點複雜，因為我跟羅冠樵先生不認識，但我小時候已愛看《兒童樂園》的《西遊記》、《畫俠李子長》，加上和兒童樂園社長張浚華姐姐成了忘年之交，從她的口中聽了點羅老師的逸事，早就將這位素未謀面的前輩當了良師益友。羅老師高壽仙遊，兒孫滿堂、桃李滿門，可算人生無憾。

人物風景畫亦細膩

從張姐姐口中得知，羅老師為人樂天幽默。在編寫《兒童樂園》那段衝鋒陷陣的日子裏，縱使同時兼顧多個連載故事，極少會因社長追稿而發脾氣，閒來還會唱唱山歌娛人娛己。羅老師畫風兼擅中西，他的人物風景畫其實比漫畫作品更細膩精緻，但論受歡迎程度，前者始終不及後者，故羅老師亦不無怨歎。其實兩樣作品都是自己手筆，何須歎息？如果我有機會跟他說話，我會講：「羅老師，你的小讀者多如繁星，小時候他們愛看西遊記，大個長了見識，自然更欣賞你的人物山水畫。欣賞藝術也要由淺入深啊！」

年事漸高的羅老師，入住老人院及醫院後，仍然筆耕不紓。臥在他對面牀的院友，往往成為他筆下的模特兒。如果那個院友是我，有羅大師為自己描畫，為那幅畫，多臥兩天也是值得。

聽說香港漫畫星光大道在九龍公園開展，網羅自六十年代至今的漫畫大師作品，並為經典漫畫人物造像。怎可以沒有羅冠樵老師的作品呢？無論原創的小圓圓、藝術加工的中國神話故事及巔峰作品西遊記，都一樣出色。懇請主辦人快快把這歷史空白填補，這是對本土漫畫前輩的一點尊重。



馮志豐 電台主持

羅冠樵先生治喪委員會謹啓

香港兒童文藝宗師、前《兒童樂園》創辦人之一及主編羅冠樵先生於2012年11月7日因病辭世，享年九十四歲。現訂於2012年12月1日下午6時假九龍世界殯儀館設靈，12月2日正午12時至下午1時舉行公祭及辭靈禮，隨即出殯，奉柩歌連臣角火葬場火化。

羅冠樵先生畢生熱愛繪畫藝術，又熱心扶掖後學，以畫筆教化兒童為使命，桃李滿門，讀者遍天下。今溘然長逝，文化界及藝術界深表惋惜，謹此訃告，敬祈各界朋友屆時撥冗前往致祭，藉表思念。

訃告**羅冠樵周日出殯**

【本報訊】香港《兒童樂園》創辦人及主編羅冠樵十一月七日因病辭世，享年九十四歲。羅冠樵喪禮於明日（十二月一日）舉行，當天下午六時於紅磡世界殯儀館景行堂設靈，翌日（十二月二日）正午十二時舉行追思會，下午一時出殯。靈柩將於歌連臣角火葬場火化。靈堂將播放黃友隸、趙元任、黃自的優雅歌曲，包括《送別》、《憶兒時》、《茉莉花》、《在那銀色的月光下》、《我要歸故鄉》、《教我如何不想他》、《聽雨》、《小詩》等。為羅冠樵扶靈的全部都是《兒童樂園》的讀者，有阿虫、尊子、馬龍、一本、盧子英、馮志豐和黃嘉文等。**大公報** 30 NOV 2012

羅冠樵曾在多間書院、藝術學院及書畫學會教畫，作育人才，桃李滿門。《兒童樂園》當年行銷港、澳、台、東南亞、美、加、澳洲的華人地區，出版四十二年，銷量最高時每期六萬本。

《兒童樂園》創辦人設靈

【本報訊】薰陶無數小讀者的《兒童樂園》創辦人及畫師羅冠樵今天出殯，百多人昨晚到靈堂送別這位半生甘為孺子牛的藝術家。他的親友及學生形容94歲的羅冠樵是一個童心未泯的可愛老人家，遺願是大家不要為他離去而哀傷。

於上月初病逝的羅冠樵昨晚在紅磡世界殯儀館設靈，今天中午12時舉行追思會，下午1時出殯，遺體將火化。靈堂上，羅冠樵在1995年親筆自撰身後



■《兒童樂園》創辦人羅冠樵今天出殯。
馬泉崇攝

的挽聯掛在遺像兩旁，其中一段自明心迹：「死乃小事情，記取師生合力，幾番宣教兒童，專業三十載圖書，刊盡兒歌故事。」

逾百人到場祭羅冠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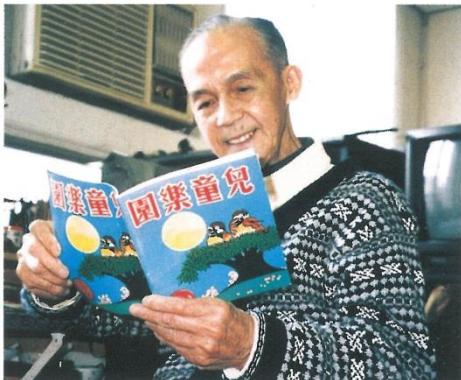
昨晚共有100多人到場致祭，羅生前曾在多間院校教授書畫，不少學生來送別老師。靈堂上擺放了10多幅學生的作品，追悼先師。

羅的學生黎小姐致辭時說，老師是一個開心鬼馬的人，一把年紀仍會唱歌跳舞，他的遺望是希望大家不要為他離開而哀傷，要開心生活。

有份扶靈的作家陶傑小時候也是《兒童樂園》讀者，他指《兒童樂園》的內容及畫作宏揚了中國文化美好及善良一面，又結合了西方文明的價值觀。

陶傑指，自己與羅並無私交，但神交已久。羅的赤子之心在每一期的圖文中表露無遺，他的作品就是他的人。「羅冠樵去世唔係一份兒童刊物創辦人去世咁簡單，佢去咗，帶走好多嘢，係唔會再有人承傳呢種精神。」

永遠懷念



羅冠樵先生

1918~2012

九龍紅磡世界殯儀館地下景行堂

2012年12月1日晚上7時30分 惜別

2012年12月2日中午12時 追思

2012年12月2日下午1時

柴灣哥連臣角火化場 葬禮

灰龕安奉圓玄學院宏達祠窟 743

生平簡述

羅冠樵，1918年出生於廣東省順德縣，1938年畢業於廣州市立美專。1947年到港，歷任廣告公司美術主任。1953年，友聯出版社創辦《兒童樂園》，羅冠樵參與工作，任主編至1983年。在《兒童樂園》三十載，羅冠樵創作、改編了不少膾炙人口的作品，其中以《小圓圓》與《西遊記新編》最為人熟知，哺育幾代華文地區的孩子。

羅冠樵曾任教華僑書院、經緯書院、菁華書院；兼任吉隆坡、馬來西亞藝術學院講師，並在當地及新加坡舉行過多次畫展。1979年至1985年間，在香港中文大學校外進修部教授中國花鳥畫、人物畫等課程，其後任香港皇家警察書畫學會導師。為推動中國繪畫藝術，先後組織香港中國畫協進會、香港中國人物畫協進會，歷任香港蘭亭學會會長及副會長，及市美畫苑院長。

1999年，羅冠樵獲香港藝術發展局頒發視藝成就獎。2005年獲世界文化科技貢獻獎金鼎獎、世界文化名人資格榮譽證書、二十一世紀華裔百科專家卓越成就獎等。2008年，在香港文化博物館完成為期多月的個人展覽「兒童樂園——羅冠樵的藝術世界」，出版畫集《羅冠樵的藝術：閃爍童心》。羅冠樵習西畫為主，但長於水鄉，對田園寫生，以至中國畫最為鍾愛，作品既繼承傳統國畫筆法，又糅合西畫創作理念，作品表現濃厚的個人特色，而2011年出版的《赤子豪情：羅冠樵的人物畫》，是將繪畫心得傳世。此外，另有《西遊記故事新編》(三冊)和《小圓圓》。

惜別程序

2012年12月1日晚上7時30分

司儀 黎玉琼

一、默哀

二、生平簡述

三、家屬致辭

四、好友及學生致辭

五、互相祝福

追思程序

2012年12月2日中午12時

一、默 哀	眾立
二、追思致辭 (張浚華女士)	眾坐
三、家屬致謝	眾坐
四、宣 佈	眾坐
五、瞻仰遺容	眾立

扶靈：陶 傑 尊 子 一 木 馮志豐
阿 虫 馬 龍 盧子英 黃嘉文

下午1時於柴灣哥連臣角火化場舉行火化儀式



羅冠樵先生千古

童心一顆筆底造就幾代歡快

好意盈懷畫中鋪陳今昔善光

友聯出版社全人敬輓

羅公冠樵會長千古

羅帶當風票揚鳳山港穗市

2012/12/2

隱儒翰墨冠蓋兩海東西樓
主香子亞洲藝術聯盟老瑞松
曾君真贊金體同人敬輓

生當大時代憶首同學少年氣盛聯手筆成軍闕
身臨抗戰八年打遍敵寇後幸存後命得以
奉母養兒傳宗接代仰慕大為國家應無愧
羅冠樵先生自輓聯

林悅恒篆錄

領藝論行時史畫面世到來下南歸由友致邀乃
主編明報載寫畫故事詩歌喜見同歸但
死乃小事情重取師生淚更悲惜合方宣教兒童



羅冠樵先生千古
盛譽半生傳藝永傳魯海地

2012/12/2

塵勞暫息高懷長記樂園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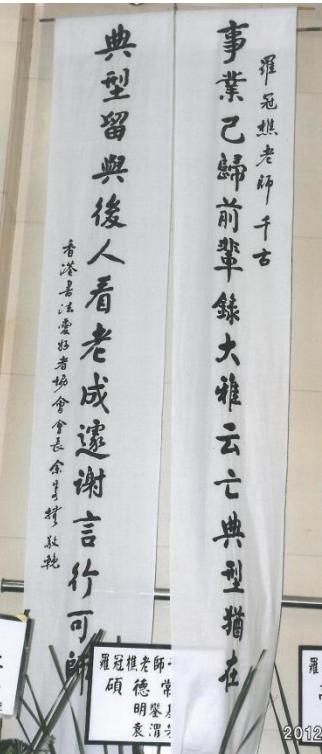
羅冠樵先生千古
香港文化藝術家畫院藏物館敬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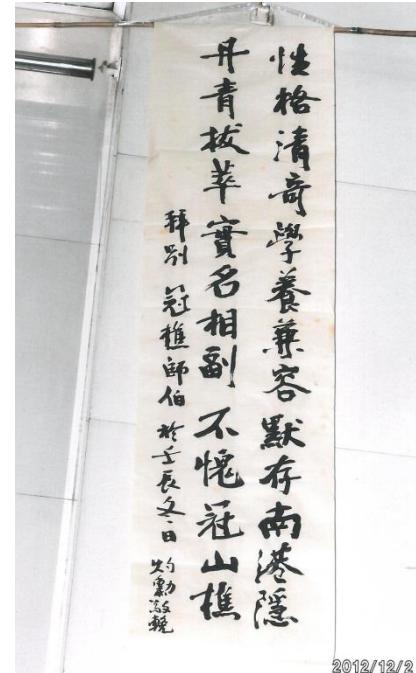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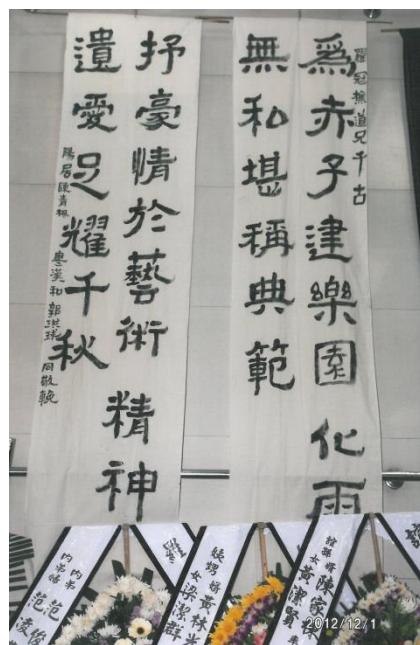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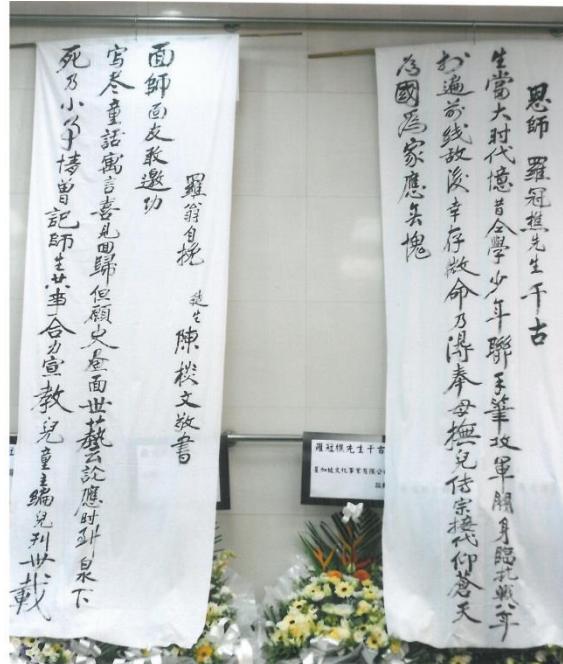
典型留與後人看老成遠謝言竹可

香港青年愛好者協會會長余青輝敬輓

事業已歸前輩錄大雅云亡典型猶在

2012





羅冠樵先生喪禮追思致辭全文

張浚華

羅冠樵先生原籍廣東順德，1918年出生。

中學時已跟從老師學習國畫。

1934年進入華南唯一的美術專科學校廣州市立美專，修西洋畫。1938年畢業，正值日本侵華，攻佔廣州，羅冠樵參加敵後游擊隊。我特別提這件事，因為羅冠樵每次講起都興高采烈，眉飛色舞。這四年經歷事後給他很多想像空間。

羅冠樵1947年到了香港。

1953年，楊望江邀請他加入友聯出版社，與燕歸來、徐東濱、陳濯生合力創辦《兒童樂園》，他當主編。從這時開始，他把他的心力、才華全部灌注在《兒童樂園》，亦開始了他對香港兒童文學藝術的貢獻。

羅冠樵有很多建樹，1983年離開了《兒童樂園》之後，潛心培育人才，在各大書院、藝術學院、書畫學會、畫苑教授繪畫。他組織了香港中國畫協進會、中國人物畫協進會，多次參加國際畫展。香港藝術館與香港文化博物館都有購買及收藏他的傑作。1999年獲香港藝術發展局頒發「視覺藝術終身成就獎」，但世人公認他最大的成就是在編畫《兒童樂園》。

《兒童樂園》出版了42年，羅冠樵服務的是前30年，我是後32年。我們一起工作的日子，就是中間重疊的20年。我很欣賞他畫畫時的認真和專注，我們很投入同時大家在這兒得到很大的樂趣。因為人手只得三、五個，所以長期脫期，各人曾商議不如少畫幾筆，好早點完稿，但人人都不肯馬虎，只叫別人馬虎。羅冠樵最愛跟我說的一句話是：水清無魚，刨得正無木，但我覺得刨得最正的是他，刨下刨下，刨了幾十年，刨出了一座兒童文藝殿堂。

我看通看透，知道羅冠樵深愛《兒童樂園》，所以我才敢在他有病住醫院期間、出差去馬來西亞的時候，請他為《兒童樂園》畫封面和小圓圓的鉛筆稿。也是同樣的原因，我趕在他看得見的日子為他復刻《西遊記故事新編》和《小圓圓》。

一直以來，《兒童樂園》的工作人員都是一個人做幾個人的事情。羅冠樵是主編、美術創作總監等等，我是社長、總編輯等等。羅冠樵離職後，整個編輯委員會就是我一個人，但想不到，我們做的事比我知道的更多。

《西遊記故事新編》出版之後，書評家說，這種大製作，在國內、日本、香港都是由一隊人擔任的，譬如一些人畫花草樹木，一些人畫風雲雷電，一些人畫刀槍劍戟，一些人畫衣服鞋袜，但羅冠樵獨自編寫和繪畫全部圖畫，所以這是他的藝術作品。

我們的努力沒有白費，《兒童樂園》當年已經叫好叫座，但幾十年後的今天，我們的讀者仍然記得《兒童樂園》，這是我們想像不到的。

羅冠樵為人正面又樂觀，他一生都做自己喜歡做的事，好成功，得到學生、讀者的愛戴，死後又那麼多人懷念，我作為他的同事，和他一齊打拼、同甘共苦，我深感榮幸。

昨晚惜別會，我聽羅冠樵的長公子講，爸爸忙於工作，很少陪伴他們。作為大人物的子女，是要付出一點代價的，你們能夠自立自強，爸爸會覺得很安慰。

昨晚，同樣九十多歲的《兒童樂園》第一任社長楊望江堅持要來送羅冠樵最後一程，在世界殯儀館門外跌了一跤，送了去急症室。不過大家不必擔心，孫述宇說楊望江是一條漢子，年青時在旅順被日軍毒打，打得腳也歪了，他硬是不招。後來到了香港，同羅冠樵辦《兒童樂園》，他參攷了大量日本兒童文學書籍和雜誌，翻譯了刊登在《兒童樂園》。因為日本兒童文學發達。我不過是蕭規曹隨。我們《兒童樂園》的同仁個個胸襟廣闊、情深義重、問心無愧。





《兒童樂園》創辦人舉殯 陶傑尊子馬龍扶靈

爽報

03 DEC 2012



【本報訊】大半生為兒童服務的《兒童樂園》創辦人羅冠樵昨日舉殯，逾百名親友出席，送別這位兒童刊物殿堂級人物。羅冠樵兒子形容，父親一直真誠為兒童着想，致力在作品中灌輸正面訊息。

羅冠樵的三子憶述父親生平時透露，70年代功夫漫畫《龍虎門》大行其道，父親認為漫畫不應該「打打殺殺」，

於是出版功夫漫畫抗衡，書中角色從不殺人，故事內容更滲入做人道理，希望向小朋友宣揚正面思想。

抱病仍堅持創作

《兒童樂園》前社長張浚華形容羅冠樵對藝術專注及有堅持，她憶述《兒童樂園》曾一度脫期，有員工建議「每人畫少幾筆」，加快完稿，但遭羅冠樵拒絕。張浚華又指羅冠樵無論出差，甚至抱病住院都從不停筆，會用鉛筆繪畫原稿交予同事。

昨日由陶傑、阿虫、尊子和馬龍等人為羅冠樵扶靈，漫畫家阿虫說一直仰慕對方，自小已從《兒童樂園》偷師學畫。另一位漫畫家馬龍亦說，自小愛讀《兒童樂園》，而且經常模仿羅冠樵的畫風，讚揚羅繪畫有使命感，並非為錢而畫。

出生於1918年的羅冠樵，中學時代已學習中國畫。38年畢業於廣州市立美術專科學校，主修西洋畫。47年移居香港，於53年創辦《兒童樂園》，兼任主編及畫家，是香港早期的插畫家之一。



羅冠樵昨日舉殯，扶靈者包括陶傑及阿虫等人。

董永俊攝

《兒童樂園》創辦人舉殯



■《兒童樂園》創辦人羅冠樵（下圖）昨日舉殯，作家陶傑、漫畫家阿虫等為他扶靈。
黃永俊攝



陶傑 阿虫 尊子 馬龍扶靈

與羅冠樵共事多年的《兒童樂園》前社長張浚華，回想當年的《兒童樂園》人手不足，一度脫期，有員工建議「每人畫少幾筆」以加快完稿，最終大家依舊用功，羅冠樵更是最用心一個，「一個人做成team(組)人嘅嘢」。她又指羅冠樵無論出差甚至至抱病入院都從不停筆，對藝術專注及堅持。

羅冠樵的遺體昨日由陶傑、阿虫、尊子和馬龍等人扶靈，漫畫家阿虫說雖然與羅冠樵並不認識，但一直仰慕這名畫家，自少亦有從《兒童樂園》偷師學畫。另一位漫畫家馬龍亦說，自小愛讀《兒童樂園》，並會模仿羅冠樵的畫風，讚揚羅冠樵繪畫有使命感，並非為錢而畫。

羅冠樵上月初辭世，享年 94 歲，遺體昨日送到柴灣歌連臣角火葬場火化。

《兒童樂園》羅冠樵出殯 老讀者扶靈



《兒童樂園》創辦人兼前主編羅冠樵（小圖）出殯，扶靈者包括阿虫（右一）、陶傑（右一）同尊子（右二）。
(李澤彤攝)

香港第一本彩色兒童畫報《兒童樂園》，對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嘅人嚟講唔會陌生，畫報嘅創辦人兼前主編羅冠樵上個月去世，享年 94 歲，昨日出殯，約 70 個羅生前嘅學生同好友出席追思會，扶靈名單包括陶傑、尊子、一木、馮志豐、阿虫、馬龍、盧子英同黃嘉文，佢哋都係《兒童樂園》嘅讀者。

誌過出功夫書「導人向善」

《兒童樂園》另一前主編張浚華女士憶述羅冠樵非常愛惜《兒童樂

園》，例如當時人手唔夠，成日脫期，一班畫家諗住「畫少幾筆」盡快出版，但羅冠樵就堅持要用心畫畫。而佢個仔話爸爸教佢哋要謙卑，又話爸爸覺得《龍虎門》教小朋友暴力，希望可以出一門「導人向善」嘅功夫書抗衡《龍虎門》。

羅冠樵於 1953 年創辦《兒童樂園》，當中創作咗《小圓圓》、《西遊記新編》等著名作品。佢亦曾任教華僑書院、經緯書院等，仲先後組織香港中國畫協進會同香港中國人物畫協進會。

世紀 · Memorial

告別

人間樂園



文·羅振邦

資深傳媒人，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傳理系，其後負笈英國。曾在本港多間電子傳媒機構從事採訪工作。

編按：羅冠樵先生是香港著名畫家、《兒童樂園》創辦人及主編，於11月7日因病辭世，享年94歲。在剛過的周六和周日，《兒童樂園》讀者送別羅冠樵。資深傳媒人羅振邦，採訪羅冠樵的編輯拍檔張凌華，回顧羅冠樵传奇一生……

一個清冷的晚上，收音機傳來《兒童樂園》主編羅冠樵先生逝世的消息，一陣失落感襲上心頭。儘管跟羅翁素昧平生，然而和不少三四十歲以上的香港人一樣，都是看羅翁主編的《兒童樂園》長大。他筆下的孙悟空、小閻君等，都是在那個物質匱乏年代的小孩子的好好伴。

《兒童樂園》這本香港首份全彩色印刷的兒童雜誌，1953年創刊轟動一時，一出8000本，直到1994年底結束，一共陪了香港人逾半世紀，成為這片土地上一份溫暖的集體回憶。究竟一本本人稱「公仔書」的少年兒童讀物《兒童樂園》對讀者有多大魔力，它能夠出版這麼多年？又是什麼原因令像我這樣四十來歲的成年人，至今仍然充滿懷念呢？

匱乏年代的兒童思物

懷着尋根的心，尋着張凌華女士，這位當年中文哲學系唐君毅先生的高足，並在先師介紹下加入《兒童樂園》，從編輯做到雜誌最後的一任社長，一幹32年，見證了《兒童樂園》的輝煌，並陪伴它完成時代任務，走進歷史的長河中。

張凌華說《兒童樂園》在1950年代創刊時賣六毛錢，到我這批1970年代初的小讀者時，售價已經升至一元。那到底當年的一元相等於現在多少錢呢？我記得當年一個菠蘿賣一毛錢，一元即10個菠蘿的價錢，

相等於現在三四十元左右吧？正如張凌華所說，當年香港並不富裕，不少孩子要到圖書館或小童群益會才能看到《兒童樂園》。能夠擁有一本《兒童樂園》，更是當時不少小孩子的心願。當年筆者亦是在小學借閱，儘管大部分畫冊都被小孩翻到殘破不全，然而還是看得津津有味。或許正是那個匱乏的年代，令我和不少同齡人一樣，對書本格外珍惜，儘管現今步入電子書的時代，仍然執著擁有實物在一本書的滿足感。

由孫悟空到叮噹的幻想天地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兒童樂園》是小孩魂牽夢萦的恩物，小小一本雜誌卻集中神話（如《西遊記》）、西方名著（如《人魚公主》）、本土故事（如《小圓圓》），還有日本經典卡通（如《叮噹》等）於一身。其中由羅冠樵筆下的《西遊記》更是經典。

正如張凌華

所說，羅翁學西洋畫，兼得國畫之長，無論山水人物以至鳥獸蟲魚皆栩栩如生，奠定了他成為一代兒童文學宗師的地位；至於張凌華本人在《兒童樂園》工作30多年來，亦開兩岸三地風氣之先，在兒童雜誌中翻譯上千個著名的外國兒童故事。不過最令她感到自豪的相信是1973年把日本漫畫《叮噹》（今譯《多啦A夢》）引入漫畫界。

《西遊記》從五十年代開始訂閱日本

《小學生》雜誌，看人家小孩都看些什麼故事，後來發現《叮噹》這個充滿幻想力又具教育意義的漫畫，決定把它移植過來。當年靠一個嫁了給香港人的日本太太鉗譯，又增聘了三個畫家重繪。結果故事刊登後大受歡迎，叮噹、大雄等，這些張凌華當年隨意爲故事主人翁改的本土名字，其後竟然成了兩岸三地脍炙人口的漫畫人物！

那些催稿的日子

和羅冠樵相知30年，一同創造兒童文學傳奇的張凌華，在戰友們走到盡頭的時候，四出奔走協商辦理身後事，爲羅冠樵設靈的籌謀（編按：於昨晚舉殯）。她說羅冠樵的遺願是能有一個「快樂的喪禮」，正如他筆下的人物，都是帶給人快樂和溫暖。多位昔日讀者、今天已是本地的著名漫畫家如尊子、馬龍，以及作家陶傑等均出席扶靈。張凌華在儀式上發言，追悼這位志同道合老拍檔，陪他走過人生最後一程。

那些催稿的日子

和羅冠樵並肩30多年，張凌華說難得大家都爲這份刊物全情投入，儘管當中亦擦出不少「火花」。她說當年《兒童樂園》是雙周刊，理應每月1號和16號推出，然而幾乎每次都不期而遇，原因是雜誌內每一幅圖都是由羅冠樵等畫家一筆一畫，一絲不苟地獨立完成，用盡藝術品的態度去繪畫連環圖其結果可想而知。所以眼前溫柔敦厚的張凌華說，當年要化身成

强悍的編輯，每次催稿幾乎令全場「雀躍無聲、寸草不生」，有時羅冠樵也會出言反駁，火花四濺。直到有一次張凌華催稿，羅冠樵實在沒有辦法，說道：「我一生人最想討好的是兩個女人，一個是太太，另一個就是你！」話說到這個份上，當時張凌華還能說什麼，自始再沒有向羅冠樵催稿了。

惺惺相惜的老拍檔

張凌華說，羅冠樵在1983年離開了工作30多年的《兒童樂園》，在星馬等地工作，然而其間仍不忘從彼得寄來鉛筆手稿支持雜誌。就是羅冠樵那份「情深義重」，也促成了張凌華在過去兩年先後將羅翁在《兒童樂園》連載的《西遊記故事新編》和《小圓圓》結集成單行本重新面世，一圓老拍檔多年來的「出書夢」。

和羅冠樵相似30年，一同創造兒童文學傳奇的張凌華，在戰友們走到盡頭的時候，四出奔走協商辦理身後事，爲羅冠樵設靈的籌謀（編按：於昨晚舉殯）。她說羅冠樵的遺願是能有一個「快樂的喪禮」，正如他筆下的人物，都是帶給人快樂和溫暖。多位昔日讀者、今天已是本地的著名漫畫家如尊子、馬龍，以及作家陶傑等均出席扶靈。張凌華在儀式上發言，追悼這位志同道合老拍檔，陪他走過人生最後一程。

後記

原

本打算和張凌華在九龍公園的「凌星畫室光大道」做訪問，那裏擺放了過半個世紀以來香港漫畫人物剪影，然而最後卻放棄了。因爲擺放在那裏的十多幅塑像，竟沒有一尊是羅冠樵筆下的人物。原來擺放什麼塑像都是在網上公開投票選出，看似公平合理，然而像羅冠樵這樣的讀者大都年過半百，票則又有總人熱衷於網上投票呢？一樁小事反映了當局的視野和權限：後來獨自來到一間書店，看到老夫子、華英雖以至麥兜等塑像，卻愈看愈倒悶——或者

近年港產漫畫並沒有減少，但和上世紀百花齊放，經典漫畫人物輩出的時代相比，實不可同日而語；正如張凌華所說，《兒童樂園》不可能復製——時代不同，在人手一部電腦或手機的年代，難有當年那樣的讀者，更難找像當年羅冠樵那樣有才華而又不計較報酬的畫家！她說就是當年羅翁三個兒子中，其中一個對畫畫不感興趣，羅翁的太太也不贊成兒子當畫家，因爲「畫家一定窮」，最後那個兒子亦沒有繼承父業。

今時今日在香港當漫畫家和羅冠樵

那個年代並不一樣，以作品《貓城》諷刺時弊的漫畫家小克說，和過去漫畫以含蓄手法說明一個道理的方式不同，現今的漫畫表達更直捷到位，好惡分明。所以像羅冠樵那輩漫畫家，堅持內容不涉政治不同，小克認為藝術不應該是否涉及政治，他的作品中亦常有諷刺時政或政治人物；另外在羅冠樵那個年代的畫家，無論漫畫以至故取材都深受中國傳統影響，故事大都源於中國傳統小說或歷史。至於現今的漫畫多以本土事為主。小克說九七前人人專注「揚

錢」，對身邊事漠不关心。近年社會經濟環境不好，香港人怨氣愈來愈大，令本土意識抬頭。人們心中不滿，除了到高登（網站）發泄外，亦可透過看諷刺時弊的漫畫——解心肝鬱悶；不過儘管年代不同，但有一樣事情是沒有變的，就是香港的漫畫家不能光靠畫漫畫為生，過去的漫畫家要身兼數職才能為生，今天的漫畫家也是一樣。正如小克，除了畫漫畫外，亦身兼網片設計師，以至流行曲填詞人，多線發展。

羅冠樵
張凌華

世紀 · Memorial

告別 人間樂園



編按：羅冠樵先生是香港著名畫家、《兒童樂園》創辦人及主編，於11月7日因病辭世，享年94歲。在剛過的周六和周日，《兒童樂園》讀者送別羅冠樵。資深傳媒人羅振邦，採訪羅冠樵的編輯拍檔張浚華，回顧羅冠樵傳奇一生……

在一個清冷的晚上，收音機傳來《兒童樂園》主編羅冠樵先生逝世的消息，一陣失落感襲上心

相等於現在三四十元左右吧？正如張浚華所說，當年香港並不富裕，不少孩子要到圖書館或小童群益會才能看

所說，羅翁學西洋畫，兼得國畫之

文·羅振邦

資深傳媒人，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傳理系，其後負笈英國。曾在本港多間電子傳媒機構從事採訪工作。

在一個清冷的晚上，收音機傳來《兒童樂園》主編羅冠樵先生逝世的消息，一陣失落感襲上心頭。儘管跟羅翁素昧平生，然而和不少三四十歲以上的香港人一樣，都是看羅翁主編的《兒童樂園》長大。他筆下的孫悟空、小圓圓等，都是在那個物資匱乏年代的小孩子的好伙伴。《兒童樂園》這本香港首份全彩色印刷的兒童雜誌，1953年創刊轟動一時，一出8000本，直到1994年底結束，一共陪伴了香港人逾半世紀，成為這片土地上一份溫暖的集體回憶。究竟一人稱「公仔書」的少年兒童讀物《兒童樂園》對讀者有多大魔力，令它能夠出版這麼多年？又是什麼原因令像我這樣四十來歲的成年人，至今仍然充滿懷念呢？

匱乏年代的兒童恩物

懷着尋根的心，尋着張凌華女士，這位當年中大哲學系唐君毅先生的高足，並在先師介紹下加入《兒童樂園》，從編輯做到雜誌的最後一任社長，一幹32年，見證了《兒童樂園》的輝煌，並陪伴它完成時代任務，走進歷史的長河中。

張凌華說《兒童樂園》在1950年代創刊時賣六毛錢，到我這批1970年代初的小讀者時，售價已經升至一元。那到底當年的一元相等於現在多少錢呢？我記得當年一個菠蘿包賣一毛錢，一元即10個菠蘿包的價錢，

相等於現在三四十元左右吧？正如張凌華所說，當年香港並不富裕，不少孩子要到圖書館或小童群益會才能看到《兒童樂園》。能夠擁有一本《兒童樂園》，更是當時不少小孩子的生日願望。當年筆者亦是在小學借閱，儘管大部分畫冊都被小孩翻到殘破不全，然而還是看得津津有味。或許正是那個匱乏的年代，令我和不少同代人一樣，對書本格外珍惜，儘管現今步入電子書的時代，仍然執著擁有實實在一本書的滿足感。

由孫悟空到叮噹的幻想天地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兒童樂園》可說是小孩魂牽夢縈的恩物，小小一本雜誌卻集中中國神話（如《西遊記》）、西方名著（如《人魚公主》）、本土故事（如《小圓圓》），還有日本經典卡通（如《叮噹》等）於一身。其中由羅冠樵筆下的《西遊記》更是經典。正如張凌華



張凌華

所說，羅翁學西洋畫，兼得國畫之長，無論山水人物以至鳥獸蟲魚皆栩栩如生，奠定他成為一代兒童文藝宗師的地位；至於張凌華本人在《兒童樂園》工作30多年來，亦開兩岸三地風氣之先，在兒童雜誌中翻譯上千個著名的外國兒童故事。不過最令她感到自豪的相信是1973年把日本漫畫《叮噹》（今譯《多啦A夢》）引入刊物中。

「雜誌社從五十年代開始訂閱日本《小學生》雜誌，看人家小孩都看些什麼故事，後來發現了《叮噹》這個充滿幻想力又具教育意義的漫畫，決定把它移植過來。當年靠一個嫁了給香港人的日本人太太翻譯，又增聘了三個畫家重新繪畫。」結果故事刊登後大受歡迎，叮噹、大雄等，這些張凌華當年隨意為故事主人翁改的本土名字，其後竟然成了兩岸三地膾炙人口的漫畫人物！

那些催稿的日子

和羅冠樵並肩30多年，張凌華說難得大家都為這份刊物全情投人，儘管當中亦擦出不少「火花」。她說當年《兒童樂園》是雙周刊，理應每月1號和16號推出，然而幾乎每次都不能如期，原因是雜誌內每一幅圖都是由羅冠樵等畫家一筆一畫，一絲不苟地獨立完成，用畫藝術品的態度去繪畫連環圖其結果可想而知。所以眼前溫柔敦厚的張凌華說，當年要化身成

強悍的編輯，每次催稿幾乎令全場「鴉雀無聲、寸草不生」，有時羅冠樵也會出言反駁，火花四濺。直到有一次張凌華催稿，羅冠樵實在沒有辦法，說道：「我一生人最想討好的是兩個女人，一個是太太，另一個就是你！」話說到這個份上，當時張凌華還能說什麼，自始再沒有向羅冠樵催稿了。

惺惺相惜的老拍檔

張凌華說，羅冠樵在1983年離開了工作30多年的《兒童樂園》，在星馬等地工作，然而其間仍不忘從彼邦寄來鉛筆手稿支持雜誌。就是羅冠樵那份「情深義重」，也促成了張凌華在過去兩年先後將羅翁在《兒童樂園》連載的《西遊記故事新編》和《小圓圓》結集成單行本重新面世，一圓老拍檔多年來的「出書夢」。

和羅冠樵相知30年，一同創造兒童文藝傳奇的張凌華，在戰友生命走到盡頭的時候，四出奔波協助辦理身後事，為羅冠樵設靈的事籌謀（編按：於昨晚舉殯）。她說羅冠樵的遺願是能有一個「快樂的喪禮」，正如他筆下的人物，都是帶給人快樂和溫暖。多位昔日讀者、今天已是本地的著名漫畫家如尊子、馬龍，以至作家陶傑等均出席扶靈。張凌華在儀式上發言，追悼這位志同道合老拍檔，陪他走過人生最後一程。

後記

原本打算和張凌華在九龍公園的「漫畫星光大道」做訪問，那裏擺放了過半個世紀以來香港漫畫人物塑像，然而最後卻放棄了。因為擺放在那裏的十多座塑像，竟沒有一尊是羅冠樵筆下的人物。原來擺放什麼塑像都是經網上公開投票選出，看似公平合理，然而像羅冠樵的讀者大都年過半百，試問又有幾人熱衷於網上投票呢？一樁小事反映了當局的文化視野和局限；後來獨自來到走一圈，看到老夫子、華英雄，以至麥兜等塑像，卻愈看愈惆悵——或者

近年港產漫畫並沒有減少，但和上世紀百花齊放，經典漫畫人物輩出的時代相比，實不可同日而語；正如張凌華所說，《兒童樂園》不可能複製——時代不同，在人手一部電腦或手機的年代，難有當年那樣的讀者，更難找像當年羅冠樵那樣有才華而又不計較回報的畫家！她說就是當年羅翁三個兒子中，其中一個對畫畫有興趣，羅翁的太太最後也不贊成兒子當畫家，因為「畫家一定窮」，最後那個兒子亦沒有繼承父業。

今時今日在香港當漫畫家和羅冠樵

那個年代並不一樣，以作品《鱗貓》諷刺時弊的漫畫家小克說，和過去漫畫常以含蓄手法說明一個道理的方式不同，現今的漫畫表達更直接到位，好惡分明。所以像羅冠樵那輩漫畫家，堅持內容不涉政治不同，小克認為藝術不應區分是否涉及政治，他的作品中亦常有諷刺時政或政治人物；另外在羅冠樵那個年代的畫家，無論畫風以至故取材都深受中國傳統影響，故事大都涉及中國傳統小說或歷史。至於現今的漫畫多以本土時事為主。小克說九七前人人專注「搵

錢」，對身邊事漠不关心。近年社會經濟環境不好，香港人怨氣愈來愈大，令本土意識抬頭。人們心中不滿，除了到高登（網站）發泄外，亦可透過看諷刺時弊的漫畫，一解心中鬱悶；不過儘管年代不同，但有一樣事情是沒有變的，就是香港的漫畫家不能光靠畫漫畫為生，過去的漫畫家要身兼數職才能為生，今天的漫畫家也是一樣。正如小克，除了畫漫畫外，亦身兼唱片封套設計師，以至流行曲填詞人，多線發展。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四日 星期二 夏曆壬辰年十月二十一日

E11 名采

子、馬龍。阿虫先生年逾七十，還束一把灰白的小馬尾，與四十年前那個畫廊書屋的小老板沒甚兩樣。阿虫原名嚴以敬，二十多歲就畫時事漫畫，天天登在香港的「快報」頭版，還有中華民國的「香港時報」。嚴以敬的漫畫才鏽而辛辣，跟今日之慈眉善目是兩回事，畫鄰近地區「文革」時代的領導人，毛×東必蓬頭亂髮，林彪則對關刀粗眉，兩個都蹬着一對黑布鞋，十分現實，跟那個匯錢寄花生油給順德清遠人民公社第三生產大隊的舊時代氣息，風格相當的合拍。

嚴太太，是台灣水彩大師馬白水的千金，兩夫婦在黃泥涌道口的樓房開一家書屋。推門進店，必見嚴太太着一條牛仔裙，錢櫃旁邊的一排，是台灣新潮文

卷墨千秋

在羅冠樵先生的喪禮，扶靈的人，還有漫畫家阿虫、尊子、馬龍。

阿虫先生年逾七十，還束一把灰白的小馬尾，與四十年前那個畫廊書屋的小老板沒甚兩樣。

阿虫原名嚴以敬，二十多歲就畫時事漫畫，天天登在香港

庫和水牛版的外國名著翻譯：三島由紀夫的「金閣寺」、弗洛姆的「逃避自由」、卡繆的「異鄉人」；然後是落地長窗的右邊，才是當代台灣的余光中、鄭愁予、楊牧。

書店窗台有幾張椅墊子，冷氣開放，這是香港沒有「誠品」的時代，真是至雅何須大，嚴家仇儻開書店全不設防，讓窮學生打書鈔，禮義廉恥都在一片欣詳的氣氛裏，偷書，不是不可以的，但看見嚴太太躡高蹠低氣吁吁地搬書挪貨的，那副苦勁，你忍心做賊嗎？

何況走廊還是一個小畫廊，掛着嚴以敬和他的畫友馮雲等的水彩。嚴先生筆掠粗獷，墨灑雄奇，幾個戰友也一樣，皆憤怒青年眼中的風景，我在嚴先生開的「傳達書屋」買過余光中的「望鄉的牧神」，楊牧的「燈船」，還有台灣女畫家梁丹生的水彩畫集，不知不覺，在黃泥涌道的老樓，落地長窗滑開的陽光之處，木球會西餐廳忘塵俗香濃味飄的交匯的地方，還有一家現代的中華民國，優雅而恬恬。今日只剩一家空鋪，時時我經過，看見榕樹老瘦了，阿虫已經從金剛化為菩薩。

黃	金	冒	險	號
陶	傑			

電郵：macwriter@appledaily.com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三日 星期一 夏曆壬辰年十月二十日

E11 名采

送別我的民國

「兒童樂園」的創辦人
師羅冠樵逝世，羅先生的
親友命我去扶靈，記者打

美利堅政府出錢，香港友聯出版社的一股民國知識份子出力，籌辦了這樣一本小人書，美國人不管編採，但大家都知道文明的價值觀：頌揚真善美，教小孩遠離邪惡。羅先生是順德人，把兒時嶺南珠海的鄉土風俗都繪寫進書裏。在兒童樂園的封面畫裏，小讀者會聽得見阡陌水田的蛙鳴，聞得到桑麻茅舍的炊香，一本圖書，看到夜幕低垂，在母親熄掉床頭那盞小燈之後，一枕暖夢，還依依擁着羅冠樵繪畫的幾星螢火蟲，在維多利亞港的海傍夜風裏進入夢鄉。

羅冠樵的善愛之情，赤子之心，是民國的。從弘一大法師、豐子愷那一支清淺汨汨流來。羅先生在廣州美專畢了業，抗戰時當過游擊隊，戰後成為畫家，三十八年來了殖民地的香港，天佑這位仁人，從此托墮於一塊自由的土地。美國人的資金，羅先生的畫技，殖民地的環境，在劫火之外，兒童樂園成就了一叢雜菊。

我在扶柩的時候，心中向羅先生默禱。我送別了民國在香港的一角，我沒流淚，但心中開了一塘的白荷，灑着銀白的月光，我在一簾蟬聲裏默默說：羅先生，請安息，謝謝你。

我扶柩的時候，心中向羅先生默禱。我送別了民國在香港的一角，我沒流淚，但心中開了一塘的白荷，灑着銀白的月光，我在一簾蟬聲裏默默說：羅先生，請安息，謝謝你。